

COMMUNISM




共社 通讯

创刊号

本期速览：

- 《创刊词》
- 《本刊目前的情况和我们的立场》
- 《人员信息&联系我们》
- 《常识的场域》
- 《论个人与集体》
- 《论理论实践》
- 《抵制“网左”一词》
- 《“苏联”：革命的符号》
- 《纪念十月革命106周年》



塔特林之塔，又称第三国际纪念塔，当初被设计作共产国际的总部之用。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际建造，只留下许多模型。这可以说是构成主义先锋艺术的典范。

创刊词

“共产主义”，不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社会形态，还是作为一种势力，都渐渐地被人淡忘。对于这个曾被无数次宣讲过的名词，社会上出现四种态度：1).羞于启齿，扭扭捏捏，凡是遇到这个词，都省成一个“共”，把它符号化而剥离其内涵；2).激情叫嚷，叶公好龙，嘴巴上大声喊着，却不去学习，不去分析社会现实，不去实践或盲从于某些东西，不反思，出卖自己的主体性；3).阴阳怪气，冷嘲热讽，有时貌似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却又掏出人性论、自由论，有时干脆直接承认自己是保守派，要么说它过于理想，要么不断地将它庸俗化以抹黑它；4).作茧自缚，不思进取，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自己即便出力也毫无作用，或者甘愿苟且于无知之中。这些人，只是在逃避，不愿或不敢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批判或认同。

但是，我们从日渐明晰的社会问题中，从纷繁丛杂的百家说法中，从大大小小的创改新革中必须看出一件事情：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不论在哪里，愈是底层的工人，就愈是受到轻视与压迫。同时，整个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社会的底层，也不能免于这样的命运，即遭受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文化小资产阶级在社会意识方面的排挤的命运。

作为工人阶级，即雇佣奴隶阶级的现在或将来的一分子，我们明白，我们必须争取自己的利益，自己解放自己，而这只能由解放整个工人阶级实现。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创立此刊，给它定名为《共社通讯》，以配发我们有力的、尖锐的、可靠的，但尚且缺乏运用它的人的武器：马列主义思想。只有了解、学习马列主义，我们才能进步，争得解放。

纵然书架上已然布满灰尘，书页已经泛黄多年，但陈久而过时的硬纸壳所包裹的古旧的、为人所抛弃、藏匿、遗忘和忽视的软印张上，仍然有着崭新而闪光的思想。这种闪光无比锋利，它一度刺穿了一切。或许，这条光线并不在当下历史脆弱的丝绢上显现。但这只是说明，它在丝绢之下潜伏着，发展着，穿行着，等待着英格兰和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将它再刺穿回到丝绢的上表面，或干脆将丝绢翻过来。

战斗从未停止。很快，战斗仍将继续。我们必须武装起来。所以，去学习吧，去了解马列思想吧，然后去进步，去解放自己。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月蚀学会

本刊目前的情况和我们的立场

本刊计划刊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的经典作品、语录集合、解释说明，和一些理论问题的论文、解答，以及时事评论、意识形态批判等。以上内容均由编辑们亲自加工、整理，或编写。

由于编辑们并不能完全投入到本刊的诸多工作中，因此每刊的准备周期实际上相当长；但作为通讯，又不能不具有时效性，这是相当矛盾的。权衡后，我们决定，本刊不定期、不定版面发布，还请读者谅解。如果有订阅的想法，请看后面《人员组成&联系我们》一栏，关注Bilibili账号打开特别关注，以接受推送；或者将您的电子邮箱发给我们，更新时编辑们会想办法向您通知。

本刊尚未有任何收入来源。信息时代，不必付出除时间和电费外的任何成本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经费的话，就有可能搭建、维护一个网站，以便于本刊的发布。

我们是当然是号召和平的人，但不是和事佬，更不是忍气吞声者。如果本刊有幸能得到略微广泛的传播，就极有可能会受到各方的各式的攻击。理论战场的阵地上我们不怕火药味，因为必须为了我们根本立场性的利益战斗。如有必要，我们会以坚定的手段将战斗进行下去。

我们并不是像某些人一样，玩笑般——或许也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只是一个：无产阶级立场，因为阶级关系是直接现实性的关系。如此，我们的立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武器。

这样一来，我们就被要求：以学理化的态度去面对庞大的现实问题。这样做是必须的，列宁有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革命的理论”就是实践的纲领，因而就要求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上的严谨和周密。如果在某些地方我们有些过分展露出学究气，还请读者耐着性子看一看。当然，欢迎读者诸君富有见解和便于传播的指导、斧正。

既然这样，关于“派别”问题，可以说，我们唯一的“派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派别，因为我们不喜欢站队扣帽子而无实质性战斗的无聊游戏。如果有时我们的思想似乎很强烈地有着某种派别的倾向，那只是因为，在广泛的理论体系坐标系（请原谅我使用这么个名词）中，我们的理论体系总归会在某些方面坐落在某些理论的旁边甚至完全重合，这样，表现出这种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所能保证的只有一点：在将我们的理论体系发展、停靠在某一个坐标上之前，一定经过了充分的思辨。

我们就这样把本刊目前的情况和我们的立场坦诚地告诉诸君了。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在这里，我们给出给出我们的格言：

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

或者按照主编的怪癖，

Studere, Propagare, Organizare.

研究，宣传，组织。

有见闻的读者自己会明白这条格言的意义。或者，会自己去寻找这条格言的意义。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读者能同我们一道能够践行这条格言背后的意义。

主编 启明

人员组成&联系我们

主编 启明

副主编 乘简

昼寻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communicatio-communismi@outlook.com

·bilibili账号：
https://space.bilibili.com/1754853488

注：由于某些原因，这里暂且列出的是乘简的个人账号。预计将来一段时间内 bilibili 的视频和专栏的发布将于此账号上进行。

·GitHub
https://github.com/Communicatio-Communismi
这里会上传PDF版本。也可能会将项目工程文件上传至此。有使用 GitHub Pages 搭建一个网站的考虑，敬请期待。

https://github.com/Communicatio-Communismi/In_pdf
这是上传PDF格式文件的仓库。

常识的场域

什么是常识？这似乎应该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在一下子涌现出来的诸多答案中，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有许多答案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必须从头考察。

首先，常识一定一种认识，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剩下来的“常”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符合事实呢？它究竟应当被理解成“人伦纲常”一般的恒常呢，还是“人之常情”般为人所共有的“通常”呢？不能是前者，因为过去的常识现在已经不适用了，现在的常识未来也会被推翻；不能是后者，因为不同领域内常识并不互通。

那究竟是什么呢？上文的分析表明，常识是有范围的，不仅有着时空范围，而且有着领域范围。我们可以借用“场域”这个词来表示这样的限定范围。由此，我们可以给“常识”下这样一个定义：“常识是指一定场域内为人所共有的认识。举例来说，其他领域的人不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许多种的地雀很正常，但对生物学史领域的人来说，不知道这一点是不可容忍的。

这个定义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加以确证。一个人的常识决定于他的社会生活。受教育程度高的，常识相应就多，反之亦然；离一个领域愈近的，在该领域的常识一般就愈多，反之亦然。这样，一定场域内，人的社会生活就会相似，因而有一样的常识。

然而尝试不仅仅受场域决定，反过来，场域也受常识划定。更精确地说，客观的场域决定人的常识，而常识构成了主观场域，即人的认知体系的基础。换句话说，人必然基于其“常识”思考，——尤其对非哲学家而言。一般人总是不加反思地接受着“常识”，特别是在尚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幼年期。这里就给意识形态操作留下了可乘之机。比方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延续了几千年；“上帝存在且至高无上”也延续了一千多年；我们都晓得社会主义好，但受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的人来说就不一定了。

总而言之，“常识”有真有假，有虚有实。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似乎违背常识，但它就那么科学地发生了；同样，熟鸡蛋返生也标榜自己是违背常识的科学，可它是假的。我们究竟怎样利用常识呢？

很简单，来点“哲学”的方法。把那些常识暂时悬置起来，看看你能否确证它，或是否愿意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一言以蔽之：否定而反思。

论个人与集体

在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完全由市场建构；但在市场上，双方都必须是独立而平等的；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支配下，个体之间的联系便愈发松散，最终导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因此，为了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的事屡见不解。这种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强烈对立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个体与个体之间便仿佛一直在进行着零和博弈。每个个体都为了自己单独的利益忙得晕头转向，而忽视了一件

事：大多数情况下，众人的利益是相通的。我们每个人都知晓团结合作的好处，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总是忽略这一点。既然如此，毫无疑问，将这些各自为营的个体组织成一个集体，当然会带来益处。

但似乎对一些先进的个体来说，组织成集体是一种拖累，因为他势必要迁就于水平落后于他的"集体"。想要单干的人，总是以为脱离集体就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可我们不能预先设立个

体与集体的对立，在集体被组织起来之前，个体也是生活在一个无意识的集体中，或者说，生活在一个尚未组织的集体之中。个体是脱离不开这个尚未组织的集体的，除非他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因此，与所料想的相反，将这个无意识的集体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的集体，并立刻“迁就”于这个集体，以求发展这个集体，才能尽早解除这个集体加诸个体发展之上的限制，谋求更为长远的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做集体主义者。

但是，历史上对“集体”的一些批评并不是无理由、无根据的，一个组织得不好的集体，那些批评是他应该的。至于怎么组织集体，组织一个什么样的集体——

那就是下一栏、下一版，或者下一期的事情了。

论理论实践

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说过“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这种对立，方便了我们的教科大谈特谈什么实践对理论的修正，洋洋撒撒号召道“要实践！”然后以你不够了解现实、没有实践否认一切。但是，我们真地能不加反思地接受这个常识性的二分，承认这“两”个范畴的对立吗？我们暂且将它悬置起来看看。

首先让人感到困惑的是，教科书写道，“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但另一方面理论活动难道不同时“涉及脑内神经递质作用形以及某些种类蛋白质量的合成”，“可能与神经元之间即时的信息交流……（和）一个形状像马的脑区”“实触形态及功能的改变以及新突触的建立有关”吗？换句话说，理论活动必有其物质结构基础，使

这个物质结构基础运动起来不正是理论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吗？这样一来，从教科出发，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理论活动，至少它的一部分是实践的。

其次，理论活动的产物是什么呢？的确，一种精神世界的玩意：理论。但别忘了，理论是武器。理论活动除了生产出精神世界的理论之外，还生产出运用这种理论的可能性，生产出将来它的被运用这一物质性力量，由是观之，理论活动的实践性再次得到佐证。

我们再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九条写道：“直观的唯物主义不把感性的活动看作实践，这样的唯物主义最多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单个的小市民的直

观。”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理论活动看作实践呢？

事实上，我们重新考察一下列宁的话，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列宁道：“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否定“认识”的现实性，像某些曲解那样；相反，这句话是在说，“认识”具有现实性的品格，只不过不是“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打个比方，理论实践（我以后都会使用这一术语来指代理论活动的实践性的部分）就像提升重物，其间必然生产着重物的动能，就像第二段得到的神经系统运动，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生产了重物的重力势能，一种潜在的能量，尽管

这种能量是实实在在的，但它并不是直接的运动，而只是将来运动的可能性、来源。而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即实现运用理论的可能，这一过程，便是我们狭义上的实践。

甚至我们的教科也亲口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既然如此，就必须将理论活动当成实践。理由如下：基尔霍夫提出了黑体辐射的基尔霍夫定律：黑体吸收辐射的能力与发出辐射的能力成正比。这无疑是一种认识。但基霍夫这个认识的来源是什么呢？一种完全理论的活动：思想实验。按熵增定律，一个黑体与其环境在一个长过程后必将达到热平衡状态，那么该黑体放出与吸收的辐射相等。现提高其吸收辐射的能力，若其发射辐射的能力不相应上升，

（下接下页）

则它将源源不断从环境中吸收热量，无论其温度多高；反之亦然，而这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样，基尔霍夫定律就得到了证明。大量的其他事实也都向我们表明，认识是可以通过对已有的认识进行理性活动获得的。既然这样，理性活动就必须被当作认识的来源之一，故为一种实践。

“理论实践”，或者换一种更准确的说法，“理性实践”，并非就比“狭义实践”，或者说“行动实践”，要缺乏重要性、革命性。恰恰相反。仅管“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考虑考虑现状吧，氛围已经被冷却到了一定程度，这是反应不起来的。现在还要求行动实践，只是证明要求者愚蠢到了一定程度，认识不到在当下必须将无产阶级（者）组织成为阶级，认识不到这样做必须先扫除加在无产者身上的一切意识形态幻影，而这只能由大量的理性实践完成。换句话说，现在必须来一场——启蒙运动。谁意识不到这一点，那只能说明他的理性实践还不够。

需补充的是，我的确是在为理论实践辩护，但我并不是说只要理论实践就足够了。那些只从事理论实践却不筹备狭义实践的人，恰恰是在他们的理论中缺失实践性、没有认识到理论应积极谋求指导实践的，这只是说明，他们的理论工作还不到位。

抵制“网左”一词

古代的炼金术士们，如果穿越到现代，估计要惊叹于……网友的融合秘术。只是把两个字贴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果！

“网”无疑是指互联网。将这样一个字加在“左”上，首先是在暗示所谓“网左”的“非现实性”，即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有了这条预设，敌人就可以党而皇之地攻击“左”，并借此嘲讽。

另一方面，只要是在互联网上的左翼分子，就都可称为“网左”。这样一来，在互联网上活动的事实，就被操纵成只在互联网上活动的预设。但同时，按照第一段所说，这是被嘲讽的。尽管可能很明显你不符合这一预设，但中间环节是被意识形态操纵所掩盖着的、被意识形态操纵所短路了的。意识形态操纵的病毒非法地将“网左”这一环节的后继指针直接指向了链表末尾的嘲讽性环节。这样一来，你只要**能归作“网左”，就会被骂作“网左”**。

不仅如此。通过将所有在互联网活动的左翼分子指向“网左”，意识形态家们就可以构建一个臆想出来的群体从而操作于这个“群体”，并完成对这个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臆想，有时还要呈递出去。举例来说，一位“网右”意识形态家会“举出”一个他所谓的“网左”的“逆天言论”，然后来上一句“网左是这样的”，再配上一个“流汗黄豆”，就自以为完成了对左翼的辛辣讽刺，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样的例子是太多了，这样下三滥的手段是太常见了。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个措辞更为单劣的目的：将“左”排挤出网络。只要从否定性的角度想一想就明白了。争夺意识形态阵地、舆论战场的目的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

这还不算完。这个意识形态措辞不仅掩盖了其运作，还掩盖了一个前提。就算一个左翼仅在互联网上活动，“缺乏现实性”，那又凭什么去嘲讽他呢？难道报纸党有党性，互联网就没有了么？难道报纸上的社论比网上的社论天然更有效力么？另一方面，互联网上思想碰撞激烈、学习资料丰富，信息时代，一个左翼几乎必然先是“网左”。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进一步的意识形态操作。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对“网左”的评论，我们都有一个更加精确的代名词：“左派幼稚病”。（至于剩下的，那都是对“左”的评论而不是对“网左”的评论）。用左派幼稚病代表“网左”，那就相当于用傅满洲来代表中国人一样令人作呕。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抵制使用“网左”这一措辞，并宣布所有精心利用这一措辞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苏联”：革命的符号

我个人的发展是多方面多因素的，但有一条在我努力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路上可以作为一个关节点：我是个“精苏”（精神苏联人）。

之前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苏联”之于共产主义的联系。但 @历史教研室 这位UP主发了几期关于曼纳海姆的视频，掀起了白匪军的黑苏浪潮之后,我才真正思考了这个问题，并有了一些结果。至于对白匪军的黑苏浪潮的反击，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尤其——我恐怕这个尤其就要招致来不少反对——以 @未明子 最为完备。

苏联除了指一个政治实体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苏联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符号。苏联、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总是作为能指链表的一个环节，指向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说到苏联时，总有人会要求把“苏联”和“苏修”分开讨论，但另一些人则以为按照不知道从哪本破烂上学来的“辩证法”不能把它们割裂开。在我而言，前者是直觉般的正确，后者则是严密的意识形态骗术。因为前者意识到了“苏联”符号的双重含义，后者则妄图通过意识形态骗术忽略双重性，以一个政治实体弥合共产主义理想和修正主义堕落，从而将苏联矮化成一个地缘政治实体，矮化成国族叙事的“苏联人的苏联”而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如果后者得逞，那他就成功地将阶级斗争从这次讨论中抹除了。网友说得好：“谈苏联却不谈苏修，那就相当于没谈”。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1.精苏潮流的式微标志着意识形态全面右转。2.我们必须保持维护革命符号（如革命导师、镰刀锤子等）的纯洁性和严肃性，不容玷污。

按照某位形左实右自称为“毛派”的人的一贯作风，大概会有人攻击我要树立一个名为“苏联”的神像了。神像就神像吧——尽管膜拜这个雕像的人不一定支持其背后的精神，但胆敢玷污这雕像，想要推倒它的人，不论以什么借口，都不能掩盖他反对这雕像所代表的精神的事实。——更何况，这不是一座无害的神像，而是为了全人类最高尚、最美好的理想而斗争的信标。

补充：

另一方面，现今还能看到，为了配合庞皓主义（即及各种意义上的“小粉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的集合，目前中文互联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许多学者、教授——这些在学术共同体内都不一定能有口饭吃的庸人——又开始说苏联是由于“民族虚无主义”而解体的。难道我们不应当反过来想，恰恰是民族主义势力才使得苏联解体了吗？不正是形形色色的非革命的民族主义势力才是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吗？难道某些地方用来替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用来挑起颜色革命的意识形态、用来掩盖阶级叙事的意识形态，不正是民族主义吗？我且请各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纪念十月革命106周年

从我们彻底走向现代，一直到今天，时间已经流逝了106年，即从1917年11月07日到2023年11月07日到现在，从十月革命到此时的106年。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第一次构筑起自己的国家机器，第一次夺取了一切政权，第一次以主权的身份站在国际舞台上——一句话，第一次建立起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已经有106年。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枷锁和战争。”尽管能证实这句话的事件似乎尚遥遥无期，但现今的国际局势愈来愈使我们从反面意识到这一点。资本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挑动起冲突，挑动起残害了无数人的战争。但更应该说，掠去了无数的生命、拆散了无数的幸福、毁坏了无数的文明、造成了无数的惨案、败坏了无数的人性的，不仅是战争，更是造成战争的、以人为食的剥削体系，尤其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何况，在战争之外，它还消耗着几乎所有人的生命，这一点每个人都能看到，听到，呼吸到，品尝到，触摸到，感受到。

人们并不总能察觉到这一点，因为资本主义用羊毛为所有绵羊编造出了温暖的捕梦网。这张网给每一个人带来美好的迷梦，还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做梦：上班时做着白日梦，休息时做着沉溺梦；时而梦见金钱，时而梦见权势，时而梦见迷情；一梦套一梦，一梦接着一梦，几个梦对着几个梦，梦中仍梦，梦见打破梦的梦。除了敢于运用理性或受到剧烈创伤，鲜少有人能冲破迷梦的牢笼，看到梦境以外的未被过滤的、未加扭曲的、经过反思的、痛定思痛的现实。这些迷梦，就是虚伪的意识形态，它们阻碍着对世界的真正认识，阻碍着这种认识势必会产生的力量。

但有一种梦，这些捕梦网万不敢将它完全、严肃地呈现给人们，那就是隐藏在十月革命中清醒、深刻的梦。人们一旦做这种梦，就也会清醒，就会明白这是唯一一种真实的梦，就会掌握这种梦所赋予的真正力量，而这种力量足以冲破这张幻象织网，为嗜血的织网者所畏惧。因此，这些嗜血的织网者，即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走狗，拼命地要诋毁它、掩盖它，甚至不惜表面上与它站在一起，背地里磨去它的锋芒。但是，勇士们已经举起了这种梦的旗帜，披上了这种梦的甲冑，提起了这种梦的利刃：这种梦已经在他们身上渐渐凝为实体。当一次又一次的艰决而痛苦的冲锋陷阵最终结束时，梦就已经成为了现实。

十月革命的时代将要到来了！

